

中國文學精華

韓非子精華

民國廿五年十二月發行  
三十一年一月四版

中國文學精華  
韓非子精華 (全一册)

◎

實價國幣五角

(郵運匯費另加)

輯者 中華書局

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 
代表人 路錫三

刷者 美商永寧有限公司  
上海澳門路

明 中華書局發行所

埠 中華書局

(一〇九五〇)

# 韓非子精華

## 目次

十過	一
和氏	一九
南面	二一
說林上	二五
說林下	三六
守道	四七
用人	五〇
功名	五四
外儲說左下	五六

---

外儲說右下	五八
難二	五九
難三	六九
難四	七九
問辯	八六
定法	八八
說疑	九一
詭使	九九
六反	一〇五

人主	一二二
飭令	一一五
心度	一一七
制分	一一九

---

# 韓非子精華

## 十過

陳仁卿曰：先有後十件事，方冠以十柱。

十過：一曰行小忠，則大忠之賊也。二曰顧小利，則大利之殘也。三曰行僻自用，無禮諸侯，則亡身之至也。四曰不務聽治，而好五音，則窮身之事也。五曰貪愎<sub>切</sub>，喜利，則滅國殺身之本也。六曰耽於女樂，不顧國政，則亡國之禍也。七曰離內遠遊，而忽於諫士，則危身之道也。八曰過而不聽於忠臣，而獨行其意，則滅高名爲人笑之始也。九曰內不量力，外恃諸侯，則削國之患也。十曰小國無禮，不用諫臣，則絕世之勢也。

奚謂小忠？昔者楚共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，楚師敗，而共王傷甚。

孫月峯曰：有波有態。

潘文在曰：每條實以實事，無一虛者。後人爲之，每至苦貧，故曰博聞乃餓貧之糧。

陳仁卿曰：語多枝冗，不及左氏遠矣。

孫月峯曰：妙論俊語。

日酣戰之時，司馬子反渴而求飲，豎穀陽操觴酒而進之。子反曰：「嘻，退酒也。」穀陽曰：「非酒也。」子反受而飲之。子反之爲人也，嗜酒而甘之，弗能絕於口而醉。戰既罷，共王欲復戰，令人召司馬子反。司馬子反辭以心疾。共王駕而自往，入其幄中，聞酒臭而還，曰：「今日之戰，不穀親傷，所恃者司馬也；而司馬又醉如此，是亡楚國之社稷，而不恤吾衆也。不穀無復戰矣！」於是還師而去，斬司馬子反，以爲大戮。故豎穀陽之進酒，不以讐子反也，其心忠愛之，而適足以殺之。故曰：行小忠，則大忠之賊也。

奚謂顧小利？昔者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魏，荀息曰：「君其以垂棘之璧，與屈產之乘，賂虞公，求假道焉，必假我道。」君曰：「垂棘之璧，吾先君之寶也；屈產之乘，寡人之駿馬也；若受吾幣，不假之道，將奈何？」荀息曰：「彼不假我道，必不敢受我幣；若受我幣，而假我道，則是寶

孫月峯曰：有嘲  
荀息意，又有惜  
馬意，大是喜極  
之語，情竅妙絕。

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。馬猶取之內廄而著之外廄也。君勿憂。」  
君曰：「諾！」乃使荀息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，賂虞公而求假道焉。  
虞公貪利，其璧與馬，而欲許之。宮之奇諫曰：「不可許。夫虞之有虢也，  
如車之有輔，輔依車，車亦依輔，虞虢之勢正是也。若假之道，則虢朝亡  
而虞夕從之矣。不可，願勿許！」虞公弗聽，遂假之道。荀息伐虢而還，反  
處三年，興兵伐虞，又剋之。荀息牽馬操璧而報獻公。獻公說曰：「璧則  
猶是也，雖然，馬齒亦益長矣。」故虞公之兵殆而地削者何也？愛小利  
而不虞其害。故曰：顧小利，則大利之殘也。

奚謂行僻？昔者楚靈王爲申之會，宋太子後至，執而囚之。狎徐君，  
拘齊慶封。中射士諫曰：「合諸侯不可無禮，此存亡之機也。昔者桀爲  
有戎之會，而有緡叛之；紂爲黎丘之蒐，而戎狄叛之，由無禮也。君其圖  
之！」君不聽，遂行其意。居未期年，靈王南遊，羣臣從而劫之，靈王餓而

死乾溪之上。故曰：行僻自用，無禮諸侯，則亡身之至也。

奚謂好音？昔者衛靈公將之晉，至濮水之上，稅車而放馬，設舍以宿。夜分而聞鼓新聲者而說之，使人問左右，盡報弗聞。乃召師涓而告之，曰：『有鼓新聲者，使人問左右，盡報弗聞。其狀似鬼神，子爲聽而寫之。』師涓曰：『諾。』因靜坐撫琴而寫之。師涓明日報曰：『臣得之矣，而未習也。請復一宿習之。』靈公曰：『諾。』因復留宿。明日而習之，遂去之晉。

晉平公觴之於施夷之臺，酒酣，靈公起。公曰：『有新聲，願請以示。』平公曰：『善。』乃召師涓，令坐師曠之旁，援琴鼓之。未終，師曠撫止之，曰：『此亡國之聲，不可遂也。』平公曰：『此道奚出？』師曠曰：『此師延之所作，與紂爲靡靡之樂也。及武王伐紂，師延東走，至於濮水而自投。故聞此聲者，必於濮水之上。先聞此聲者，其國必削，不可遂。』平公

陳明卿曰：琴能寫鬼。



曰：「寡人所好者音，子其使遂之。師涓鼓究之。」

平公問師曠曰：「此所謂何聲也？」師曠曰：「此所謂清商也。」

公曰：「清商固最悲乎？」師曠曰：「不如清徵。」公曰：「清徵可得聞乎？」

師曠曰：「不可。古之聽清徵者，皆有德義之君也。今吾君德薄，不足以聽。」平公曰：「寡人之所好者音也，願試聽之。」師曠不得已，援琴而鼓。一奏之，有玄鶴二八，道南方來，集於郎門之堦。再奏之而別。三奏之，延頸而鳴，舒翼而舞，音中宮商之聲，聲聞於天。平公大悅，坐者皆喜。

平公提觴而起，爲師曠壽。反坐而問曰：「音莫悲於清徵乎？」師

曠曰：「不如清角。」平公曰：「清角可得而聞乎？」師曠曰：「不可。昔

者黃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，駕象車而六蛟龍，畢方並轄，蚩尤居前，風伯進掃，雨師灑道，虎狼在前，鬼神在後，騰蛇伏地，鳳凰覆上，大合鬼神，

徐太生曰：鳥知音。

楊升菴曰：暮境色態甚濃。

作爲清角。今主君德薄，不足聽之。聽之將恐有敗！」平公曰：「寡人老矣，所好者音也，願遂聽之。」師曠不得已而鼓之。一奏之，有玄雲從西北方起。再奏之，大風至，大雨隨之，裂帷幙，破俎豆，墮廊瓦。坐者散走，平公恐懼，伏於廊室之間。晉國大旱，赤地三年。平公之身遂瘡病。故曰：不務聽治，而好五音不已，則窮身之事也。

陳仁卿曰：此條  
累千餘言，不勝  
枝冗。先秦人作  
文，不肯減字減  
句，好往返，便與  
左氏檀弓不同。

孫月峯曰：奇語  
層出，態色盈目，  
顯語乃多，率尙  
覺不盡於法。

奚謂貪愼？昔者智伯瑤率趙韓魏而伐范中行，滅之。反歸，休兵數年，因令人請地於韓。韓康子將欲勿與。段規諫曰：「不可不與也；夫智伯之爲人也，好利而驚愼，彼來請地而弗與，則移兵於韓必矣。君其與之！與之，彼狃，又將請地他國；他國且有不聽，不聽，則智伯必加之兵。如是韓可以免於患，而待其事之變。」康子曰：「諾。」因令使者致萬家之縣一於智伯。智伯說。又令人請地於魏。宣子欲勿與。趙葭諫曰：「彼請地於韓，韓與之；今請地於魏，魏弗與，則是魏內自彊而外怒智伯也。」

如弗予，其措兵於魏必矣。不如予之。」宣子諾，因令人致萬家之縣一於智伯。

智伯又令人之趙，請蔡臯狼之地。趙襄子弗與。智伯因陰約韓魏，將以伐趙。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：「夫智伯之爲人也，陽規而陰疏。三使韓魏，而寡人不與焉，其措兵於寡人必矣。今吾安居而可？」張孟談曰：「夫董闕于簡主之才臣也。其治晉陽，而尹鐸循之，其餘教猶存。君其定居晉陽而已矣。」君曰：「諾。」乃召延陵生令將軍車騎，先至晉陽，君因從之。

君至而行其城郭及五官之藏。城郭不治，倉無積粟，府無儲錢，庫無甲兵，邑無守具。襄子懼，乃召張孟談曰：「寡人行城郭及五官之藏，皆不備具，吾將何以應敵？」張孟談曰：「臣聞聖人之治藏於臣，不藏於府庫，務脩其教，不治城郭。君其出令，令民自遺三年之食，有餘粟者

楊升菴曰：詞氣甚佳。

入之倉；遺三年之用，有餘錢者入之府；有奇人者，使治城郭之繕。」君夕出令，明日，倉不容粟，府無積錢，庫不受甲兵。居五日，而城郭已治，守備已具。

劉會孟曰：著此色澤語甚佳。

孫月峯曰：事不雙則不機。

君召張孟談而問之曰：「吾城郭已治，守備已具，錢粟以足，甲兵有餘，吾奈無箭何？」張孟談曰：「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，公宮之垣，皆以荻蒿楛楚，牆之有楛，高至於丈。君發而用之。」於是發而試之，其堅則雖菌幹之勁，弗能過也。君曰：「吾箭已足矣，奈無金何？」張孟談曰：「臣聞董子治晉陽也，公宮令舍之堂，皆以鍊銅爲柱質。君發而用之。」於是發而用之，有餘金矣。

號令已定，守備已具，三國之兵果至。至則乘晉陽之城，遂戰。三月弗能拔。因舒軍而圍之，決晉陽之水以灌之。圍晉陽二年，城中窠居而處，懸釜而炊，財食將盡，士大夫羸病。襄子謂張孟談曰：「糧食匱，財力

盡，士大夫羸病，吾恐不能守矣。欲以城下，何國之可下？」張孟談曰：「臣聞之，亡弗能存，危弗能安，則無爲貴智矣。君失此計者，臣請試潛行而出，見韓魏之君。」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：「臣聞脣亡齒寒，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，趙將亡矣；趙亡，則二君爲之次。」二君曰：「我知其然也。雖然，智伯之爲人也，蠱中而少親，我謀而覺，則其禍也必至矣。爲之奈何？」張孟談曰：「謀出二君之口，而入臣耳，人莫知之也。」二君因與張孟談約三君之反，與之期日。夜遣孟談入晉陽，以報三軍之反於襄子。襄子迎孟談而再拜之，且恐且喜。

二君以約遣張孟談，因朝智伯而出，遇智過於轅門之外。智過怪其色，因入見智伯曰：「二君貌將有變。」君曰：「何如？」「其行矜而意高，非他時之節也，君不如先之。」君曰：「吾與二主約謹矣，破趙而三分其地，寡人所以親之，必不侵欺。兵之著於晉陽三年，今日暮將拔

劉辰翁曰：描寫有太史公筆意。

之，而嚮其利，何乃將有他心。必不然。子釋勿憂，勿出於口。」明日，二主又朝而出，復見智過於轅門。智過入見曰：「君以臣之言告二主乎？」君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曰：「今日二主朝而出，見臣而其色動，而視屬臣。此必有變，君不如殺之。」君曰：「子置勿復言。」智過曰：「不可，必殺之。若不能殺，遂親之。」君曰：「親之奈何？」智過曰：「魏宣子之謀臣曰趙葭，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，此皆能移其君之計。君與其二君約破趙國，因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，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以無變矣。」智伯曰：「破趙而三分其地，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，則吾所得者少，不可。」智過見其言之不聽也，出，因更其族爲輔氏。

至於期日之夜，趙氏殺其守隄之吏，而決其水灌智伯軍。智伯軍救水而亂，韓魏翼而擊之，襄子將卒犯其前，大敗智氏之軍，而禽智伯。智伯身死，軍破，國分爲三，爲天下笑。故曰：貪愎好利，則滅國殺身之本。

楊升菴曰：如此筆力兵法，唯左氏有之，而不多。

也。

奚謂耽於女樂？昔者戎王使由余聘於秦，穆公問之曰：「寡人嘗聞道而未得目見之也，願聞古之明王得國失國何以？」由余對曰：「臣嘗得聞之矣，嘗以儉得之，以奢失之。」穆公曰：「寡人不辱而問道於子，子以儉對寡人何也？」由余對曰：「臣聞昔者堯有天下，飯於土盞，飲於土鏞，其地南至交趾，北至幽都，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，莫不賓服。堯禪天下，虞舜受之；作爲食器，斬山木而財之，削鋸脩之迹，流漆墨其上，輸之於宮，以爲食器。諸侯以爲益侈，國之不服者十三。舜禪天下而傳之於禹；禹作爲酒器，墨染其外，而朱畫其內，縵帛爲茵，蔣席額緣，觴酌有采，而樽俎有飾。此彌侈矣，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三。夏后氏沒，殷人受之；作爲大輅，而建九旒，食器雕琢，觴酌刻鏤，四壁堊墀，茵席雕文。此彌侈矣，而國之不服者五十三。君子皆知文章矣，而欲服者彌少。臣

故曰：儉其道也。」

由余出，公乃召內史廖而告之曰：「寡人聞鄰國有聖人，敵國之憂也。今由余聖人也，寡人患之。吾將奈何？」內史廖曰：「臣聞戎王之居，僻陋而道遠，未嘗聞中國之聲，君其遺之女樂，以亂其政，而後爲由余請期，以疏其諫。彼君臣有閒，而後可圖也。」君曰：「諾。」乃使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，因爲由余請期。戎王許諾，見其女樂而說之，設酒張飲，日以聽樂，終歲不遷，牛馬半死。由余歸，因諫戎王。戎王弗聽。由余遂去之秦。穆公迎而拜之上卿閒。其兵勢與其地形，旣以得之，舉兵而伐之，兼國十二，開地千里。故曰：耽於女樂，不顧國政，亡國之禍也。

茅鹿門曰：彼婦之口，可以出走，由余亦知是乎，然卒去之秦，則由余固早有心秦君矣。

奚謂離內遠遊？昔者田成子遊於海而樂之，號令諸大夫曰：「言歸者死！」顏涿聚曰：「君遊海而樂之，奈人有圖國者何！君雖樂之，將安得？」田成子曰：「寡人布令曰：言歸者死！今子犯寡人之令。」援戈



徐太生曰：心決  
妙。

將擊之。顏涿聚曰：『昔桀殺關龍逢，而紂殺王子比干，今君雖殺臣之身以三之，可也。臣言爲國，非爲身也。』延頸而前曰：『君擊之矣。』君乃釋戈趣駕而歸，至三日而聞國人有謀不內田成子者矣。田成子所以遂有齊國者，顏涿聚之力也。故曰：離內遠遊，則危身之道也。

奚謂過而不聽於忠臣？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，一匡天下，爲五伯長，管仲佐之。管仲老不能用事，休居於家。桓公從而問之曰：『仲父家居有病，卽不幸而不起，政安遷之？』管仲曰：『臣老矣，不可問也。雖然，臣聞之，知臣莫若君，知子莫如父，君其試以心決之。』君曰：『鮑叔牙何如？』管仲曰：『不可。夫鮑叔牙爲人剛愎而上捍，剛則犯民以暴，愎則不得民心，捍則下不爲用，其心不懼，非霸者之佐也。』公曰：『然則豎刁何如？』管仲曰：『不可。夫人之情莫不愛其身。公妬而好內，豎刁自獷以爲治內，其身不愛，又安能愛君？』公曰：『然則衛公子開方何如？』